

中學生日記

中學生日記

高雲池

九月十日

今天是我開學的第一天。也就是我開始寫日記的第一天。我是個三年級的學生，明年暑假要畢業了。但我在過去的幾年，從未寫過日記，所以我的往事，僅像石沈大海的無形消滅，未留絲毫成績。其實，我的過去，也並無記述之必要；可是，現在我感到我的生活較前複雜，我的環境較前惡劣，而且對於學校，也生出許多不滿意來。

我的名字叫葉落，今年纔得二十一歲。我的父親早已去世，現在只有一個母親。我的學費是父親的一點遺產。

我的學校，名恩愛中學，是一所教會學校，校長是外國人。

教會學校，它的校舍和學校的管理，要勝過一般省立學校；可是，學生的受壓迫，個性的不能發展，無異處在列強中的弱小民族。因此，一般奴隸似的畢業生，畢業之後，能在社會上幹偉大事業的，卻寥若晨星。聽說從前有這樣一個例規：凡是進教的學生，都得免收學費，而且，有了機緣，更能隨洋人出洋留學。因此，家境不良的子弟，即就不相信上帝耶穌，也莫明其妙的「吃」上的教。然而，現在不行了：「吃」教的人太多了，這種優待辦

法，只得隨時取消。不過，還是有這樣的好處：一個教友，如果他犯了校規，或是他的功課不及格，終可予以原宥。于是，一般操行不佳，生性愚魯的學生，也冒從的進了教。考其實在，他仍對於宗教並沒有一點研究。

今天是繳費的日子。繳完費後，明天便要上課了。恩愛中學有這樣一條嚴厲的規則：凡是學生不能如期繳費的，每天要罰五塊錢。因此，做窮學生的，借的借，當的當，湊成一筆款子，交給學校，才能放心進去。這種辦法，倒是很痛快的；在學生方面，繳了費可以一齊上課；在學校方面，一天收完了學費，也可以多獲得一些利息。倘使有不能如期繳費的學生，學校還可賺五塊

錢的外快。開學堂就是等于做生意，這是天經地義，不能否認的。但，教會學校除了做生意外，尙兼有傳教性質。這就是所謂外國人的「文化侵略」了。

我拿着一疊紅綠的鈔票，恐怕遲了不及的，往事務所內送。這時人山人海，幾乎沒有插足餘地。到郵局裏去買郵票，火車站裏買車票，以及到影戲院買入場券……凡是拿出錢來的事情，沒有一件不感到苦痛，甚至連繳學費也如此。

可憐的，送出了這一疊鈔票，它所收回的代價，祇得一張收條。我看了這張收條，默默地想着：「希望快些畢業；畢業之後可以賺錢，將以前所化的學費，收回轉來。」我天天都做著這樣

的夢。

繳完學費，於是定房間；你和誰要好，就可同他住在一房。在幾年以前，恩愛中學不發達的時候，房間空了許多；現在生意好了，牌子也做出了，每個房間至少要搭三張鋪。定好房間，然後搬進鋪蓋，整理書籍，購置文具……手續很煩。這還是老學生；若說到新學生，更要投考，覓保人，非化三天功夫，一時是辦不清楚的。

九月十一日

今天正式上課了。三年級是最高的一班，所以課堂最完美，

而教員也比較最像樣。看看一般新生，他們彷彿是半開化的民族；對於學校的一切規則，都茫乎無知。當上課的時候，他們也許要走錯課堂，下課的時候，也許要走錯房間。至于被老同學欺侮，被門房監視，自然是意中的事。

三年級的功課，較其他的年級爲少，但也比其他的年級爲深。在教會學校裏，大部分的功課，都着重于外國文，無論是史，地，理，化，一切的本子，非用英文不行。至于說到國文，是馬馬虎虎的。每次上國文班時，學生不是偷看英文，便是吃花生米，講閒談，打瞌睡。當國文教員的，素來是主張和平的；他只管講，聽不聽，由你的便。一打下課鐘，馬上滾堂，沒有片刻立足

的餘地。至于說到科本，除了古文外，決沒有現代可以採用的。不必說，教員自然一個八股先生。他是什麼都不懂，如果沒有教會學校給他噉飯，他難免無失業的恐慌。

凡是國文不通的學生，都能及格升班，倘使外國文不及格，便有留級危險。無怪乎學生們在上國文班時，要偷看別的課程了。

這位國文教員，頭腦的腐舊，誠不可以言喻。我曾幾次作了白話文，都遭他的反對，而給我一個不及格。但是，國文教員的頭腦，未必個個都是舊的。即以去年而論，有一位姓徐的先生，他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。他每次讀了我的文章，總是滿口讚美，

說我有文學的天才，說我的思想清楚。不幸得很，像這樣良好的教師，倒反離開他去了。是的，像這種奴隸式的學校，誰願教呢？第一，新舊思想要衝突；第二，薪水太少；第三，功課太多。到教會學校來教書，無異將身體賣給他們，因為他們只講月薪，不論鐘點。到結果，凡是比較有本領的教員，都要相繼辭去。只有一般無用的教員，他是永生不會調換的。

九月十二日

恩愛中學有兩位校長：一位是西人，他是個矮子。普通的外國人，都比中國人長，惟有這先生，他矮得連中國人也及不上了。

。我覺得他真像日本人一樣短小。這位校長是剛纔今年來的。去年的那個外國人，恰巧和他相反：他確實算得「七尺之軀」了。卽就拿外國人比較起來，什麼也是夠他不上。長子是個老實人，但矮子卻是個狡猾者。他大概在中國多年了，不但能說中國話，而且中國的許多惡習，也給他學了過去。譬如吐痰，也就是一個例。

這位校長有個夫人，她生了六個孩子，肚裏一個還不算。學生們都稱他們是生育大家。因爲孩子生得太多的緣故，她的身體，異常瘦弱，望過去彷彿是久病的人一樣。

還有一位校長中國人。他也是一個生育大家，本領比西人更

高：他一連生了九個，差不多是每年一個的。這不是無獨有偶嗎？在名義上，中國人是副校長，其實，所有的權柄，都操在他一個手中。他的狡猾手段，比西人更要高幾倍。然而，他生了那麼多的孩子，無論如何揩油，也弄不好了。

至于說到西人，他是什麼都不管的。他每天以打獵爲消遣。因此，他的門口的樹上，從他到了學校之後，便沒有飛鳥的足跡。他就是個好槍手，每次開了一槍，那槍內的連珠彈，竟能打中幾隻鳥兒。

校長的大略，已如上述，現在且讓我說一說教職員的大概。這所學校，共有十五六個教職員。這些教職員，大部分也從

教會學校畢業的。有的是大學畢業，有的是中學畢業，更有的在
大學唸了一兩年，就出來教書了。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：大學畢
業的，每月的月薪，也不過六十塊錢，至于沒有畢業的，祇得三
十左右。並且，在外面不能兼課。然而，這種苦生意，竟有人去
幹，有的還求之不得。我在上面已經說了，去年有個姓徐的國文
教員是和我很親近的。本來，在教會學校裏，師生的界限，是分
得很嚴的。但這位國文教員，他竟能打破了這種觀念，和學生親
近，在那時確實難得的。

有一天，他邀我到他的房內，和我談道：

『……教書的生活真苦：我大學畢業，祇得賺六十塊錢。我

的家裏尚有兩個孩子，他們都靠在我一人身上。這點錢，其實只得能夠維持個人的生活哩！』

他是個年紀最輕，而思想最新的教員，一般學生都歡迎他，可是，學校倒反而看他不起。

徐先生走了之後，接着而來的，是姓池的教員。他是個山東人，性情很直爽，爲人很和善。他也曾經稱譽我過：他說，我的文章像俄國托爾斯泰一樣的偉大。我當時聽了，心裏多麼快樂呀！我的同班生，個個都怕作文，惟有我。到了那天最高興。卽就平日，我也要拿起筆來，發揮我的思想。無疑地，我的分數總是最多的。

自從上面的兩位國文教員走了以後，我的作品，便無認識的人了。現在所教我的，是一個姓吳的大塊頭，他反對作白話文，他又反對我的言論和我的思想。

今天是上國文班的日子。我不像從前一樣起勁了。我見了這個討厭的八股先生，立刻就要皺起眉頭。不管他講些什麼，我總不去聽他。我拿起了一枝鋼筆，寫我的過去的兩位教員，作為離別的紀念。

九月十三日

昨天我所說的，是國文教員。今天我要將英文教員龐女士記

下來了。

龐女士是美國南方人，她的身材長得那麼窈窕，她的臉兒又生得那麼漂緻，而且她的珠喉，又很清脆入耳。每當她上課的時候，同學們便靜默無聲了。不像國文教員吳大塊頭，一進了課堂，便如走入茶館酒肆。

是的，教外國語一定要請外國人的，尤其以女的爲最適宜。因爲女人的發音，往往比男子清楚而準確。

龐女士不會說中國話，因此，她給我門各人取了一個外國名字。什麼林肯啦，喬治啦，華盛頓啦……說不盡。當我們在一年級裏的時候，她就教過我們了，所以，我們同她，終算是幾年的

師生了。記得兩年以前，我們課堂裏曾發生了一件趣事，使龐女士笑得連嘴唇也合不攏來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有一天，龐女士上英文班時，她對一個又大又笨的學生說道

『喬治，用 ALWAYS（即常常之意也）這個字來造一句句子

。』

喬治受了教員的吩咐，便像木頭一樣的站了起來，大聲地唸道：

『He is Always a Woman』

這句話如果譯了出來，便是：『他常常是一婦人』也。既然

是『他』，怎能說婦人呢？婦人的代名辭是『她』，這個笨學生連這點也弄不清楚，而且加上了『常常』兩字，愈加使人笑得嘴歪了。

我們這班學生，年紀都比較大些，因此我們對於性的要求，覺得異常需要。每當龐女士笑的時候，我們總是側耳傾聽，感到異性的聲調，足以調解我們寂寞的心靈。有的對於性有熱烈要求的學生，他們一見了龐女士上課，全身都會跳得發昏。尤其在夏天，她穿了蟬翼似的衣服，不惜將美麗的曲線，儘顯露在外邊。她的細膩的粉臂，潔白的頸項，微凸的胸部，以及全身的香氣，像一塊磁石的吸住我們的心兒。全班的學生，只將兩隻眼睛注在